

名家析名著丛书

● 韩小蕙 靳飞 主编

张中行

名作欣赏

布衣大儒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名家析名著丛书

● 韩小蕙 靳飞 主编

张中行

名作欣赏

布衣大儒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中行名作欣赏 / 张中行著; 韩小蕙 靳飞主编.

2版. — 中国和平出版社: 北京, 2007. 7

(名家析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80101-855-7/G · 722

I. 张… II. ①韩… ②靳…

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散文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6619 号

张中行名作欣赏

张中行 著 韩小蕙 靳飞 主编

责任编辑: 庞 旸

封面设计: 谢 颖

美术编辑: 刘天易 温 钰

责任校对: 邸 洁

责任印制: 王 红 宋小仓

出版发行: 中国和平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154 号 (100009)

发 行 部: (010) 84026164 84026019

网 址: www.hpbook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mm × 980mm

印 张: 20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 2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01-855-7/G · 722 定价: 26.00 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退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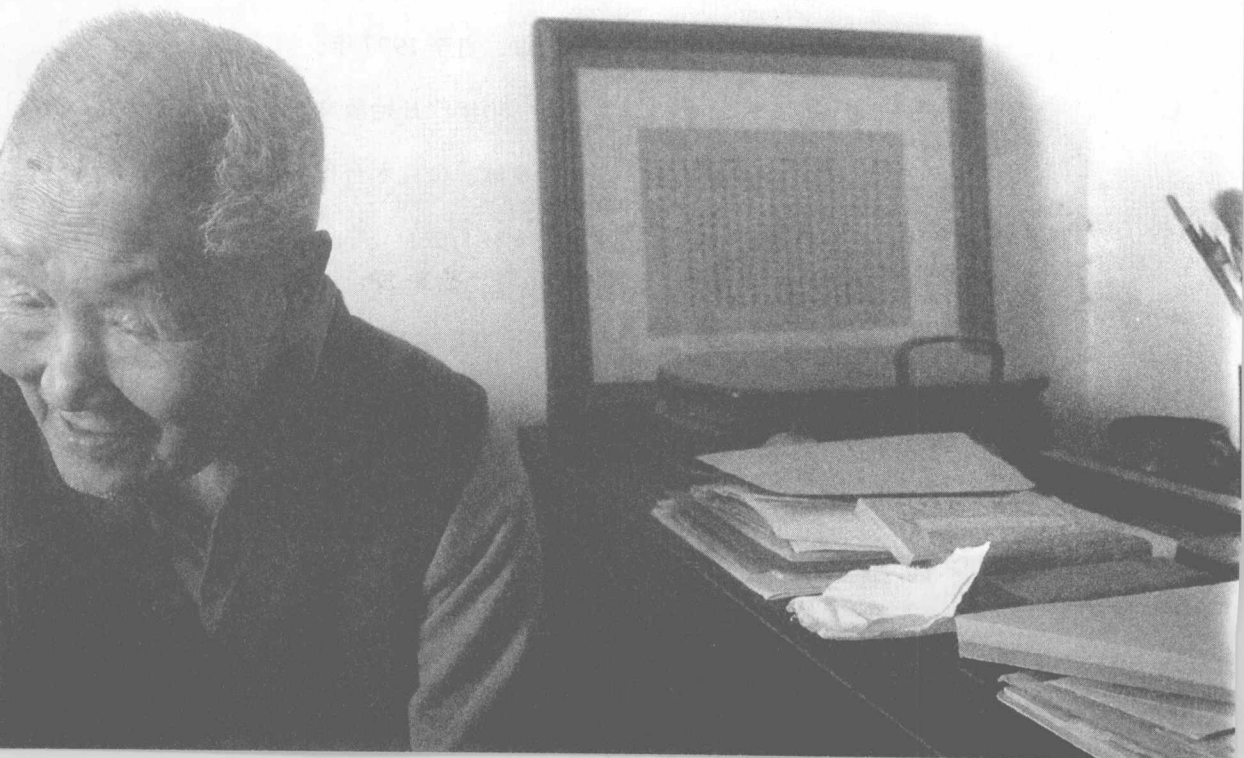


◎ 张中行 (1909—2006)

原名张璇，男，汉族，著名语文教育家、学者、作家。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。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。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。曾教中学、大学，编期刊。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任编辑。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，直至1997年。张中行治学61年，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，著述甚丰。与季羡林、金克木合称“燕园三老”。2006年2月24日去世，享年98岁。

这一生我自认为不糊涂

——
张中行



目录

002	○ 初版序	韩小蕙
008	○ 红楼点滴一	
012	○ 红楼点滴二	
016	○ 红楼点滴三	
020	○ 红楼点滴四	
024	○ 红楼点滴五	
027	○ 沙滩的住	
031	○ 沙滩的吃	鉴赏人：季羨林
042	○ 怪物老爷	鉴赏人：周汝昌
050	○ 桑榆自语	鉴赏人：洁 泯
090	○ 情意和诗境	鉴赏人：牛 汉
104	○ 汪大娘	
110	○ 银闸人物	鉴赏人：阎 纲
116	○ 自省	
120	○ 自知	
122	○ 自嘲	鉴赏人：何西来
132	○ 梦的杂想	
136	○ 蓬山远近	鉴赏人：毛志成
144	○ 苦雨斋一二	鉴赏人：谭宗远
152	○ 桥	鉴赏人：孙 郁

- 158 ○ 酒 鉴赏人：孙 郁
- 170 ○ 归 鉴赏人：李春林
- 179 ○ 直言 鉴赏人：李春林
- 186 ○ 月是异邦明
- 198 ○ 怀疑与信仰 鉴赏人：伍立杨
- 206 ○ 彗星 鉴赏人：张 恬
- 215 ○ 祖父张伦 鉴赏人：彭 程
- 222 ○ 我与读书 鉴赏人：刘江滨
- 240 ○ 老温德 鉴赏人：林 凯

附一：谈行公文章一组

- 247 ○ 读《负暄续话》 启 功
- 251 ○ 不吃星级饭——行公草原行 张守义
- 256 ○ 穿棉袄的张中行 唐师曾
- 261 ○ 我们的父亲张中行 张静 张文 张采 张莹
- 267 ○ 张中老，走好！ 蓝英年
- 273 ○ 他创造了两个奇迹 田永清
- 291 ○ 编后絮语 庞 旸

附二：

- 296 ○ 张中行先生年谱简编
- 305 ○ 张中行先生著作系年

鉴赏文撰稿人

○季羨林 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语言学家，文学翻译家

○周汝昌 著名红学家

○洁 泯 著名文学评论家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

○牛 汉 著名诗人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名誉委员

○阎 纲 著名文学评论家、作家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

○何西来 著名文学评论家，《文学评论》原主编

○毛志成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北京作家协会理事

○谭宗远 北京作家协会少数民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

○孙 郁 鲁迅博物馆馆长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主编

○李春林 《光明日报》编委

○伍立杨 《海南日报》副刊部主任

○张 恬 北京市文化艺术联合会文艺研究室主任

○彭 程 《书摘》主编

○刘江滨 《燕赵都市报》副主编

○林 凯 《书摘》编辑



◎ 漫画：丁聪

初版序

韩小蕙

行公自题：

白首苍颜貌不扬，香奁绮梦定难偿。
观棋听侃随缘事，也演浮生戏一场。

（上篇）

大约是1992年的一天，一个很平常的日子。我随手翻开新创刊的《书摘》杂志，见到一个很大胆的题目：《论婚外恋》，作者张中行。我感到很意外。因为知道张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，年已耄耋，他怎么会想起作这样一个题目？他能否有超人的见解？于是埋头就读。文章不短，大约有6000字的样子，一口气读完，然后就坐在那里发愣：不知道这样一个人人都在说长道短的题目，张先生怎么能说得这样透彻明白？真好比是一朵谁都看到的红花，早有一千个人把它描绘过了，简直说白了，说滥了，叫人无法再张口。可是经张先生再一说，人们突然觉得像是第一次看到这朵花，重新发现了新大陆。张先生真有一种能把事情穿透，并从上下、左右、前后、里外、表层、内涵、本质等等方面将其说透的大本事，这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同时，我也感到兴奋异常，因

为我想，可找到一位能将人生说透的“神”了！

我就去找张先生的其他著作。并且得知，《论婚外恋》是大著《顺生论》之一节，此书为一本全面论述人生的著作，有24万字之巨，是张先生一生读书做人的精华荟萃。终于有了捧书细读的一天，突出的感受依然是：张先生能够把别人说不明白的事，说得特别明白。

这期间，令我荣幸之至的，是我竟然得识了行公。面对我心中的“神”，第一次见面，我们谈了4个小时。静听着这位睿智的大学问家阐释他的人生见解，令我最意外也最印象深刻的，是行公绝不只是一位面壁书斋的学者，他对世界、对社会、对政治，有着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。说到激愤处，老先生也会像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士，激动高声，声震屋瓦。比如那天正说话间，忽然门帘一挑，翩然进来一位50多岁的男士，朗声问道：“请您写的序，完成了吗？”行公也不搭话，一猫腰，从桌子底下取出一摞稿子递过去，这才吭声：“还是还给你吧，这序我写不了。”等那人走后，行公厌恶地说：“这是一个大人物的书，托此公送给我，以为我一定写。我呀，能写也不写，人物再大，干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才不出卖良心呢！”

还有一条印象深刻的，是行公对他自己的评价甚低，这也大出我的意料。关于他的学识之渊博，文化界流传着好多故事；普通读者也都知晓他的大名，因为全国各个城市，满大街都在卖他的书。就算这些都不提及，我亲眼所见的一件事，却实在不能省略：那天有几位先生来找，拿出几方砚台，请行公鉴定。砚面空空，上面什么字、印也没有，真可说是了无痕迹。只见行公随手接过来，只几瞄，就不但断定是什



◎ 行公“标准照”

么朝代什么年间的，还居然说出为哪位名砚工所制，真是神了！把一屋子人惊得目瞪口呆。这才叫真本事，堪称大家。可是行公却反复对我说：“我这辈子学问太浅，让高明人笑话。”见我一个劲儿摇头，他来认真的了：“可不是吗？你没听见我经常说的一个笑话：要是给王国维先生评为一级教授，那么二级也没人当之。勉强有几位老的，能评上三级，还轮不到我呢”。我注意到，“让高明人笑话”，这句话已成为行公的口头

禅，在许多问题上都用，时时以此自省，那次电视台要给他拍片子，他不愿意出头露面，挡驾的也是这句话。他是真正的“学，然后知不足”，比起那些总共也没读过三本书，就自我感觉良好，膨胀到满天下去跟人争名次的蠢材，真不可同日而语。

至此，我也越加理解了，为什么许多朋友爱称行公为“布衣学者”？老先生打从心底里，一向把自己看得普普通通，“我乃街头巷尾的常人”。他也习惯于别人这样对待他，若要把官场文坛那一套搬来，套用到他身上，老先生还腻味得不行。又是我亲眼看见，行公宁可在办公室吃昨晚剩的干火烧，也坚持不去应酬官宴，“忒累！”他说。“又绝无必要。”他说。

行公的说话也值得大记一笔，其风格，也属布衣。男人，

男性，他说“男的”。女人也一律称作“女的”，就像引车卖浆者言。那么大的学问家，一点不以劳动者为鄙，一点不端着架子装腔作势，除了“男的”、“女的”、“老的”之类，平时所言，一律是老百姓的平实语，从不“之乎者也”、“主义”、“前、后”云云。熟人、朋友、弟子、忘年交，一律称之“行公”，有的还昵称“老爷子”甚或“老头”，都答应得干脆利落。

(下篇)

所以，当中国和平出版社总编辑侯健先生找到我，要我为该社拟出的“名家析名著丛书”推荐人选时，我立即首推行公。可是，当侯总编又邀我就任《张中行名作欣赏》一书主编时，我却惶惑复胆怯，不敢应承。以我之才疏学浅、孤陋寡闻、“少”不经事，如何能理解得了大学问家张中行的境界，这不是以渺小一粟面对茫茫沧海吗？无奈，侯总编力持，我这边又有行公弟子靳飞先生一力鼓动，经过再三再四的犹豫，遂终于下决心破釜沉舟，答应编就这部书。

行公一生何其勤勉，著作几如河汉，庶乎多不可数！本书限于篇幅，只能遴选15万字左右，实在是拿一张大桌布做成一块小手绢的感觉。看看哪篇，都好，都各有其入选的理由，都不忍下手割爱。后来，还是靳飞先生开出书目，我们亲聆行公意见，才最终确定下来。入选篇目是根据这样一条原则操作的，即：尽可能将行公各种风格作品的代表作麀集于此，展示先生大著全貌，以飨读者。

篇目确定下来以后，就遇到请人鉴赏的问题。“丛书”明确规定，须由“名家”来鉴赏，这就又有了难度。名家现在没有闲人，谁身后都有一大群编辑跟着，有的报刊还悬有高

额稿酬，绝不是本书区区薄酬所能同日而语的。囊中羞涩其气也衰，于是我约稿时就底气不足，气不壮，不敢高声。不过我显然是庸人自扰了，各位大名家，出于对行公的敬仰，无不欣然应允。季羡林先生耄耋高龄，百事缠身，却是星夜赶稿，5200字一气呵成，字里行间充满殷殷情谊，读之令人动容而忖：这哪里是季、张二人的私人交往，分明更是中国一代文化巨擘所呈现出的学问高度。周汝昌先生年过古稀，因患眼疾而字大须如铜钱，且正忙于自己著作的出版事宜，却还是拨冗撰稿，文章写得一丝不苟，从容不迫，又独具慧眼，见解高超，显示出一位大学问家的垂人风范。洁泯先生刚好亦做了眼睛手术，医嘱需要恢复一段时间，完全可以辞谢不写，但先生却郑重其事地来函垂问，可否延宕一小段时间？并最终如期交稿，文3300字，全部是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，令人生出无限感动，慨叹世间还有如此君子。牛汉先生算是我这个文学编辑最优秀的作者之一，本不相熟，是于文字交往之中成为忘年朋友的；我向来佩服先生的锦绣文章，此番特意挑了一篇最有难度的，即有关诗文学问的请援；先生谦虚，连说从不敢写鉴赏文字，本不该应命，但对于行公的学问，恰好是一次学习领悟的机会，遂认真写来；翻开其文，书卷气扑面而来，一位年已古稀的著名诗人向耄耋学者孜孜以求的高贵心境，氤氲着全篇，给后人我辈留下的，绝不只是学术之诲。我不由得连连感叹：这就是中国一代文化老人，迄今为止，他们仍是中国知识界的最高山峰！

当然，中青年学者也正在迎头赶上来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本来阎纲先生、何西来先生、毛志成先生，早已大名鼎鼎，但在此书只能屈就中年一代。这三位先生的文章都有文势滔滔之妙，又加入他们这一代人特有的经历、体察、感悟、思索所化就的学

养，就有如在行公的睿智之上，增加了高明的导读，使我们于别开的一扇窗棂里，看到了新的风景。再往下，青年学者还可细分两茬：与我大约同代的，有孙郁、谭宗远、张恬、李春林；与靳飞同代的，有伍立杨、彭程、刘江滨、林凯。他们都是近年来已小有成就的青年名家，在创作、评论、理论以及读书界等等，露出锋芒，为人瞩目。特别是伍立杨、彭程、刘江滨诸君，年刚过而立，正是意气风发岁月，却已是饱读中外诗书，佳作一篇继一篇喷薄而出；他们秉承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路，文章一出手，必氤氲着古典文学所特有的儒雅书香之气，每每令我想起唐初四才子王、杨、卢、骆。我的感觉是，后生可畏，前途未可限量，可不能小视了他们！

因此，在本书中，我很难说出哪篇文章最好。我觉得篇篇都好，不论原文还是赏析文章，俱是心血之作——在这人人都道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年代，能有学人如此不计名利、不贪金钱、不恋热闹、不慕潮涨潮落、不看云起云飞，而甘心情愿孤守一隅，沉醉书斋做学问，真让我从深心里想说上一声：“谢谢！”我宁愿不将此书看成是孤立的一部书，而视做继承发扬我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具体操作，但愿通过个体的劳动，使小溪汇入大海，跬步积成千里，“悠悠，不尽长江滚滚流！”

最后，还要感谢中国和平出版社，感谢总编辑侯健先生和责编庞旻女士，感谢他们所做的工作。在铺天盖地的商业大潮冲击下，并不是所有的出版社和编辑都钻到了钱眼里，都以是否赚钱为要旨，有责任感的出版工作者还是在苦心孤诣地做着文化的积累工作，我以为本书就是一个例子。



◎《月旦集》封面

红楼点滴一

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，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—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。

民国年间，北京大学有三个院：一院是文学院，即有名的红楼，在紫禁城神武门（北门）以东汉花园（沙滩的东部）。二院是理学院，在景山之东马神庙（后改名景山东街）路北，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，京师大学堂所在地。三院是法学院（后期移一院），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。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，四层的砖木结构，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。民国初年建造时候，是想用作宿舍的，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。文科，而且是教室，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。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，其余如刘师培、陈独秀、辜鸿铭、胡适等，就几乎数不清了。人多，活动多，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。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，要分类。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。

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，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—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。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，或者说无孔不入，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。课堂，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，规矩都是严格的。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，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，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。这说得鲜明一些是：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，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。

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。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。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，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，却是名声在外。这是一方面。

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，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，还有些人，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，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，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。这也是一个方面。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：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，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。同坐一堂，摩肩碰肘，却很少交谈，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。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，都自以为有一套，因而目中无人。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，因为都漠不相关，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，就不会有人看，更不会有人盘查。常有这样的情况，一个学期，上课常常在一起，比如说十几个人，其中哪些是选课的，哪些是旁听的，不知道；哪些是本校的，哪些不是，也不知道。这模模糊糊，有时必须水落石出，就会近于笑谈。比如刘半农先生开“古声律学”的课，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，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。还有一次，听说是法文课，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，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。教师当然很恼火，问管注册的，原来是只一个人选，后来退了，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，所以便宜了旁听的。

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。据我所知，上课时间不上课，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，像是很少。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。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，如“党义”；有的课，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，可以不重复；有的课，内容不深，自己所知已经不少；等等。这类不上课的人，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，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，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；在教授一面，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，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，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。不常上课，有旷课的处罚问题，学校规定，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，不考不能得学分，学分不够不能毕业。怎么办？办法是求管点名（进课堂看座位号，空位画一次缺课）的盛先生擦去几次。学生不上课，钻图书馆，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。

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，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，比如，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，加在前门的门槛上，就是一种。这评论的意思是，